

禁黄

正义与邪恶

法制与专制

贪念与良知

视
清
作
品

绯闻是平凡生活的兴奋剂，
调节所有人的神经。

作家出版社

1247.57
1237

作
品
清
硯

抹
黃

作
家
本
版
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抹黄/砚清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95 - 6

I. ①抹… II. ①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8077 号

抹 黄

作 者: 砚 清

责任编辑: 李明宇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85 千

印张: 19.5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95 - 6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春三月的街头，杨柳已绽出新枝。胡子固决定步行去见老同学，以便多些思考的时间。

迎面走来两个民工模样的人，一个对另一个说：“真是无‘独’不丈夫啊！我要是‘独’一点啊，哪会混成现在这个样子？”另一个说：“人哪能那么毒呢？人毒无人缠。”那一个说：“我说的是独立的独……”

这话随着春风吹进胡子固耳中，他心中不禁一动，驻足看了他们片刻。两人都穿着破了洞的迷彩服，身上还落满白色的泥浆，显然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工人。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，在心里说：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，你就是既“毒”又“独”也成不了大丈夫。他又想到自己，自己是个医学博士，知识武装到了脖子，可自己是个大丈夫吗？

中国的大丈夫，是要治国齐家平天下的，他现在苦恼的是怎么治家。

胡子固是江东区生殖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，妻子蓝红玉是省城运河市的副市长。按说，这是一个幸福得令人不敢羡慕的家庭，



因为羡慕也白搭，有几个男人能拥有博士学位，有几个女人能当上副市长，而且，男人一米八的个头，相貌周正、知性儒雅；女人柔情绰态、美不胜收，拥有名牌大学硕士学位，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和假文凭泛滥的领导干部中，可谓知性美女官员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家庭，胡子固却感到越来越不和谐，整个家都快成垃圾音符回收站了。

蓝红玉今年三十六岁，她能在三十六岁当上省城运河市的副市长，这得益于她的知性。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后，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，回国后赶上公务员招考，她的哲学知识和留学见识帮了她，在面试时口若悬河，学贯中西，给主考的市委书记米刚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破格录取为运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正处级研究员；没过几年，市委市政府响应省委号召，拿出几个副市级领导岗位公开招考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，她大胆应试，幸运之球又一次击中了她，她被录取为分管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妇联和计划生育的副市长，连副厅都没有经历，就破格提升为正厅。前后两次破格，在运河市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然而，这一次的破格却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。与她一同竞争这个职位的有陈县县委书记鲁边防、市国资委主任董常胜、市计生委主任梅晨、市公安局局长詹发权等十几个委办厅局的一把手，结果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研究员胜出，使他们大跌眼镜。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猜测和议论，这其中，有两种说法特别有鼻子有眼：一种说法是她对市委书记米刚行了性贿赂，所以米刚才在常委会上提了她的名；另一种说法是副省长姜生予与她关系暧昧，朝中有人，所以她才能升官如同坐直升机。总之，漂亮女人当官，总会被人看成是权色交易的结果。

对于这种风言风语，她真是有苦说不出。米书记是个开拓型的领导干部。他认为，要想改变运河市的政治状态，就得大胆引进人才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，才能给死水一潭的运河官场带来活力。这次破格提升的不仅仅是她，市委、市政府的其他几个海归派在干部调整中也得到重用。她不但没有行过性贿赂，以前与米书记打交

道都不多，他是读了她的几篇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后才决定起用她的。说她与姜生予关系暧昧更是无稽之谈，姜生予从政之前在大学里教书，曾经是她的导师，因为这层师生关系，她可能在导师面前显得随和一些，言语间透露出的亲昵感多一些，与暧昧相提并论，那可真是哪跟哪呀。

可对于这些抹黄言论，你纵有满腔愤怒，却也是打不能打，骂不能骂。重拳出击，砸着的却是棉絮，不但没把棉絮怎么着，反被棉絮包着了拳头，引起新一轮的围攻；骂就更不行，哪怕纪检委给你登报澄清，这种事也只会是越澄越澄不清。中国的老百姓，对于官员的黄色新闻，向来都是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，就像相信“无官不贪”一样，何况她是那样美丽那样知性的一个女人，谁能相信在以男人为主导的官场，她能洁身自好呢？

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，只要谣言不引起丈夫的胡乱猜测就行。她是学哲学的，认为蒋介石当年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是方针错误、路线错误，可指引她现在的生活却是至理名言。为了“安内”，她首先要做到对丈夫信息公开，一旦听到什么关于她的谣言，她就主动向丈夫澄清，以免他胡思乱想；其次，是用柔情绰态安抚丈夫失衡的心，当丈夫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时，她就尽展柔媚，用床上功夫攻克丈夫心中的堡垒。她相信，以自己的知性和美丽，应该是可以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。她给自己还确立了一条信念：那就是只在工作中显露女强人的一面，在家庭生活中则只做个小女人。

但是，家庭不是用武之地，家庭也不是讲理之地。哲学家苏格拉底还常常受到老婆的河东狮吼与倾盆大雨呢，何况她一个哲学硕士。她的治夫方针、政策、路线对胡子固全都无效。胡子固还是胡思乱想了，并且想得厉害。他认为妻子的主动坦白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，妻子在床上的尽展柔媚是因为在外做了亏心事，妻子在家的小鸟依人是在演戏。总之，妻子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是矫揉造作，都是对他男人的藐视，都是对他男人的侮辱……

种种胡思乱想归根结底，都是因为妻子太漂亮，妻子地位太显赫，妻子有太多的绯闻，他不得不胡思乱想。然而，学者毕竟是学

者，尽管心里已经翻江倒海，脸上却纹丝不动，蓝红玉还以为自己的安内之策十分奏效呢！

这不，胡子固今晚就准备做一个试验，验证一下他心中的猜测。他的大学同学邬采宁回国了。邬采宁是研究精神医学的，现供职于美国克努克精神医学研究会，正下榻在运河市最有名的五星级宾馆湖滨大酒店，等着他这个老同学去会晤哩。据说他有一项研究成果，让人吃一粒他研究的药丸，对方就会像酒后吐真言一样，在睡梦中向你透露真心话，问什么答什么，而自己却毫无知觉。他想“出卖”妻子给他当试药人，“检验”他的研究成果……

出卖妻子的决心是很难下的。向别人述说自己老婆向上司行性贿赂，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难以启齿的，何况是他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，是他这样一个好面子的男人。他一路走一路做选择题：说还是不说？说有说的痛苦，不说又怕错失良机，老同学明天就要去另一个城市了……

他供职的生殖医学研究中心离湖滨大酒店不远，他决心还没下定，就不知不觉走到了酒店的大门口。一群年轻的男服务生站成一排，用俏皮的声音齐声说“欢迎光临”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他才明白：到了，该到下决心的时候了。他捏一捏拳头，咬一咬牙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……”

一个领班似的服务生见他形容古怪，以为他是来闹事的，连忙把手一伸，拦住他的去路说：“这儿是星级酒店，请出示证件。”

这个酒店他来过多次，进酒店大门时从未被人查过证件，他知道今天失态了，二话不说就拿出证件。服务生见他是个博士，连忙把证件还给他，满脸堆笑地请他进门。

邬采宁站在大堂的酒吧区冲他微笑，他赶忙奔过去，两个老同学热烈地拥抱在一起，都感到特别地激动。毕竟，他们已经分别五年啦！

此刻，听涛宾馆，蓝红玉正在接待副省长姜生予。姜生予从政之前是江东大学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著名社会学家。蓝红玉还只

能算是他间接的学生，因为姜生予的学生是她在北大念本科时的老师，他可谓是她的祖师爷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很喜欢这个间接的导师，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上级，掌管着自己头上的乌纱帽，还因为他的哲学观念大胆前卫，为人风姿潇洒，很有女人缘。

姜生予的酒量很大，今晚的饭局除蓝红玉酒量小一些外，市委书记米刚和市长林光璧都是海量，用他们的话说，经受不住酒精的考验，就难以成为和平时期共产党的好干部。他俩还常劝蓝红玉把酒量撑出来，成为酒桌上的交际花，因为市级干部中只有她一个女同志。来陪酒的还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黎佳和市计生委主任梅晨，大家私下称她俩为官场尤物，因为她俩既漂亮又能喝，是官场上难得的女强人，一般男人都喝不过她们。

三男三女，这个饭局显然是精心安排的。蓝红玉明白，自己若不是沾了市级干部中惟一的女同志这个身份的光，陪副省长吃饭这样的美差恐怕还轮不上她这个资历最浅的副市长哩。

被三大美女轮番轰炸，姜生予喝得有点高了。他站起来，端着满满一大杯啤酒说：“蓝红玉，你不要跟着她们——鬼混，我要与你单挑，我是姜派哲学的祖师爷，你是我祖师爷的门徒，我们喝、喝一次交杯酒，我就把精髓都交给你。”

梅晨和黎佳大声附和：“好，好，我们就是要精髓。”

也许姜生予说的精髓是指哲学思想，但是，经她俩这样别有用心地一附和，意思就变得暧昧了，好像“精髓”指的是“精液”，由此让人联想到暧昧、性贿赂等见不得人的事。蓝红玉很忌讳这种玩笑，但在这么多领导面前又不便发作，她直起身，强颜欢笑：“祖师爷敬酒，我当然要喝，只是学生与老师交杯，恐怕有违师道，还是让黎美女与您交杯吧，我先干为敬。”说完，她端起酒杯就要喝。

“哎，哎，”林光璧敲着桌子说，“姜省长与你交杯，你还敢不从，以后的工作还想不想要省长支持啊?!”

梅晨和黎佳再一次跟着起哄，局面显得有些尴尬了。姜生予笑眯眯地看着她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我们都是学哲学的人，哲学就是指引我们不断开拓新的世界观，我们何必拘泥什么师道、长幼呢，来



来来，这酒我还非要与蓝市长交杯。”

蓝红玉感到刀架在脖子上了，缩头伸头都是死，那还不如死得壮怀激烈些。她端起酒杯，豪迈地说：“好，我就打破世界观，与导师喝一次交杯酒。”她与姜生予的座席中间隔着市长林光璧，她离席边走边说，“古人喝酒讲究酒、色、才、气，姜省长可谓占全了。”

“慢，慢，慢，”姜生予连连摆手，“在酒桌上，酒、才、气三字我敢占有，这色字我可不敢，我只能叫色厉内荏，外表强硬而内心怯懦啊！”

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起来：共产党的干部怕两个字，“贪”和“色”，要是被人说成是“贪官”或“色官”，前途就不乐观了。蓝红玉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接过话碴儿道：“那我们就为色厉内荏干杯，望梅止渴也不失为一种胸襟嘛！”

望梅止渴在生活中常常被曲解成望“美”止渴，她说这话的本意是想亡羊补牢拍姜生予的马屁，没想到又拍到马腿上了。同样一句拍马屁的话，会因接受对象的社会地位、文化修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联想，初入官场的她哪谙此道。姜生予脸上明显流露出一不快的情绪，感叹道：“看来，想与蓝市长喝一次交杯酒比我娶媳妇还难哪！”

局面一下子僵持起来，蓝红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。市委书记米刚站起来打圆场：“我与姜省长一起望‘美’止渴吧，我可谓是蓝红玉的伯乐，我们今天伯乐、导师和千里马一起交杯，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

大家连声附和。米刚与姜生予的座位紧挨着，蓝红玉走到他俩中间，在一片做作的起哄声中，三个人绕臂交杯，一饮而尽。但是，三人的酒都洒出了好多，因为他们仨的个头相差实在太太大，姜生予一米八六，米刚一米六二，蓝红玉一米七零，如此差异的三个人相互牵掣，怎么好交杯呢？每个人胸前的衣襟都被洒出的酒水濡湿了一大片。

蓝红玉讪笑着回到座位，拿起纸巾擦身上的酒，心中沮丧极了，感觉像被人强奸了一般。

心者用手机偷偷拍摄下来，成了日后攻击蓝红玉淫荡的投枪和匕首……

蓝红玉勉为其难应酬时，胡子固与邬采宁却喝得惬意而随和。不用说，不用劝，两人一杯接一杯，恨不得把这五年来欠下的酒债都一次性了结。

在班德瑞的《蓝色天际》乐曲中，邬采宁缓缓告诉他自己这几年在美国的生活。他娶了一个瑞典女人做老婆。瑞典、挪威、丹麦等北欧国家性开放程度很高，比美国还性自由。在他们那儿，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拥有除配偶以外的性伴侣，妻子或者丈夫也不会为此吃醋，一方约会性伴侣时，另一方还会主动离开家，给对方提供方便。在他们看来，婚姻要稳定，但一个人想长期满足另一个人的性需求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婚姻还需要配偶以外的性伴侣来滋润，来维护，双方都不认为这是出轨，没有性伴侣反而会被瞧不起，说明你的性魅力不够。他的妻子生长在这样的国度里，从小耳濡目染，想用中国的性道德来约束她太难了。开始，他接受不了，总是找妻子的碴儿，后来，他随妻子到瑞典生活了半年多，看到周围的夫妻都是如此，他才慢慢接受这种性文化，妻子的性伙伴来家造访，他也能毫无怨言地挪窝了。

他把这些事当笑话讲给老同学，如同在说邻家的事。胡子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摇着头说：“你真的变了，如果是我，恐怕一辈子也接受不了。”

邬采宁诧异地说：“先进的性文化为什么不接受？我认为他们的性文化就比咱中国的好，中国古代的性文明也不是现在这样子的，在朱程理学之前，中国的古人们性生活可开放哪。人类的两性关系经历了群婚制、伙婚制、对偶婚制和个体婚制四个时期，直到现在才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。很多性学家都说过，夫妻之外的性不但不是破坏婚姻的元凶，还是使婚姻关系得以延续和稳定的法宝呢！”

胡子固瞪大眼睛，摇摇头：“我还是接受不了。”

邬采宁拍拍他的肩：“你可是博士哟，思想观念可不能僵化。他



们只是为了让身体得到满足而已，与情无关，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，你难道愿意让身体饥饿啊？”

“这是在中国，如果我和红玉都有了性伴侣，我这博士恐怕当不成了，红玉的市长也干不成了，我们这个家庭恐怕也要解体了，无聊者的唾沫星子也会把你淹死。”

邬采宁诡谲一笑：“这么说你不是不想，而是害怕中国的婚姻制度和不开明的性道德？”

胡子固迟疑片刻，端起酒杯说：“老同学，我们不诡辩了，我不能与你比，我只能按照中国的国情生活，我正为这事苦恼哩，想请你帮个忙，又难以启齿，没想到你的思想观念如此前卫，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。”

邬采宁与他碰碰杯：“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我绝不会嘲笑你的。”

他向周围望了望，他们处在酒吧的西北角，客人很少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听说你研究的那个药丸很神奇，想让你在我妻子身上试验一下，看看她有没有性贿赂……”

邬采宁点点头。他知道中国人对这种事都是讳莫如深的，胡子固请他帮这个忙该要下多大的决心啊！为了替对方饰窘，他故意把嘴附在他耳边说：“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老婆有三个性伴侣，我有五个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胡子固揪成一团的心才有所放松，微笑着端起酒杯，与他狠劲一碰：“来，尽在不言中。”

邬采宁告诉他，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叫“梦幻一号”。人吃下后，辅以催眠术，受术人就会像中了魔法似的，在半睡眠状态下与你有任何疑问，流露的全都是真心话；这类药丸特别适合于刑侦，让犯罪嫌疑人吃一粒，就会把犯罪经过都交待出来，这世上就会少很多疑案、悬案了；他这个研究成果目前还处于调试阶段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运用于临床。

他们提前结束酒会，回房间做准备工作。胡子固早就与蓝红玉约定：让她饭局一结束就来湖滨大酒店慰问他的老同学。

催眠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条件，好在邬采宁随身带有相关用品。

他们把房间里的灯换成了紫色，把酒店里的白色床套换成特制的红、黄、蓝三原色被套，燃上安息香，随着袅袅的烟雾升起，宾馆就成了实验室。邬采宁查看了一番，感觉还不错。

他们张好网，只待蓝红玉这只小鸟飞来，然而，她却迟迟未来。酒桌上说的都是些无聊的废话，她几次看时间，若不是怕领导不高兴，她真想提前退席。

对她来说，邬采宁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，胡子固常在她面前提起，只是从未见过。她主管文教卫生，很想与他聊聊，了解国外这方面的信息，增长见识。

好不容易盼到散席，米书记的手机响了，他接听电话，脸色渐渐凝重起来。电话是市公安局局长詹发权打来的，他说河东区民政局副局长肖观湖一家四口全都死在了家里，从现场搜查到的遗书来看，是肖观湖杀死了母亲、妻子和儿子后自杀，原因是妻子红杏出墙且屡教不改，他对人生很失望，于是制造了这起灭门惨案。

干部杀人且自杀，这就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了，米刚立即向姜生予汇报情况。姜生予指示：这种事情很敏感，容易被人做文章，一定要控制好报道口径。说完，钻进小车，一溜烟走了。

这时，蓝红玉的手机响了，是卫生局局长陈东打来的，向她汇报了一个新情况：肖观湖的妻子李丽珍还有生命体征，但失血量太大，必须尽快输血，可她是稀有血型，血站库存很少，几个有联系方式的捐血者都联系不上，档案中发现她也是这种稀有血型，问她能不能给李丽珍献血。陈东怕她有想法，说完事后连忙解释：“蓝市长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……”

蓝红玉急忙打断他：“你不用解释，我马上赶到。”

她向米书记和林市长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，不等他们发话，就向自己停在一旁的轿车走去。米刚连忙把她叫住，要与她一起去，回头对其他人说：“你们都回吧，有我陪红玉去就行了。”

市委书记都去了，谁还敢不去，他们谁也不肯回去，都随米刚去了医院。市第一人民医院早做好了准备，蓝红玉一到，就把她送

进重症监护室，准备给李丽珍输血。

心脏监测器不时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她躺在病床上，眼睛望着洁白的墙壁，心里紧张极了。她是第一次进重症监护室，里面各种抢救生命的设施都令她敬畏。

医生和护士都在忙碌，她知道她旁边躺着的那个人就是李丽珍，只是床与床之间用蓝色布帘隔着，她看不见她的脸。这时，一个老护士走过来，对她说：“蓝市长，检验工作已做完，您可以给她输血，您看？”蓝红玉明白她的意思，是想再次征求她的意见，她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输吧！”

针扎进她的血管，血迅速充盈整个导管，流进李丽珍的身体。为了方便输血，一个护士把床边的布帘缓缓拉开，她可以看到李丽珍的脸了。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，她从来没见过这么白的脸，只有监视器上跳动的光标证明她还是一个活物。

李丽珍双眼紧闭，但那张鹅蛋形的脸依然俊俏。蓝红玉凝视了她一会儿，心想，这个女人健康时该是多么光鲜，难怪肖观湖局长会为了她而家破人亡。她由此联想到自己，自己有那么多绯闻，哪一天胡子固会不会也做出这种糊涂事呢……

她想胡子固的同时，胡子固也在想她。重症监护室不能使用手机，她进来之前就关了机。已是深夜十一时，蓝红玉还没来，胡子固就一遍一遍地给她打手机，但提示音总是“机主已关机，请给秘书台留言或挂机”。他好奇奇怪，答应他的事，蓝红玉从未失约过，更不可能连个电话都不打来。他又不便向她的秘书和司机打听她的行踪，她告诫过他，作为领导干部的家属，要学会忍，否则，一点小事就有可能授人以柄，所以他只得隐忍着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干着急。

邬采宁见他心急火燎的样子，取笑道：“其实，你让她做我的试药人没有多大意义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想你都会爱她的，那么，何必做这个试验呢？”

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是不是担心你的试验不成功，在老同学面前丢面子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邬采宁推他一掌，“由此看来，我们的世界观大不相同了，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的事情，你却要搅起漫天风云。只要你爱她，她也爱你，你们就是一对好夫妻，何必在意她是否红杏出墙，是否有第三者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老同学……”他谈兴正浓，胡子固却生硬地打断他，痛苦地说，“我接受不了，即使我到美国生活十年，我也改变不了作为中国人的性观念——我要我的妻子绝对忠诚于我。”

邬采宁沉默了，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个智商高情商低的家伙。

大约到了午夜，他俩在房间里都睡着了，胡子固的手机突然响起来。他迷迷糊糊接机，一听是蓝红玉的声音，立即来了精神。蓝红玉在手机里一迭声地说抱歉，说她不是故意冷落他的老同学。怕他心疼，她没有告诉他输血的事，只是说陪客陪得太晚了。他让她快过来，她迟疑道：“这么晚了，过去合适吗？”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合适，我们都还没睡哩，他明天就要去天津拜望别的老同学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来。”蓝红玉勉强答道。

他赶忙推醒邬采宁。两人穿好衣裳，正襟危坐，摆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。

蓝红玉吩咐司机去湖滨大酒店。司机顾家平说：“蓝市长，您今天太累了，是不是明天再去？”以往这些话都是秘书葛玲说，今晚她不在，顾家平只得表现出男人的关怀。可是，她仍然坚持要去。

她今天的确是太累了。上午去市妇联女子救护中心，与一群受家庭虐待的妇女座谈，讲得口干舌燥；中午正在吃饭时，洞府豪庭大酒店发生严重的食物中毒，一百多名食客进餐后上吐下泻，她只得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赶到现场去做善后工作；这个工作还没处理完，傍晚又接到市委书记米刚的电话，让她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，来陪姜省长喝酒；喝完酒后以为可以轻松了，却又出了个肖观潮灭门案，血库告急，她又赶到医院给奄奄一息的李丽珍献血；再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，又被老公叫来陪客，而且老公的事不能不应酬，在她心里，老公的事也是大事，不安好内，怎能攘好外，肖观潮的例

子就摆在眼前。

想到肖观湖，她的眼角不禁渗出泪水。那是多好的一个同志啊！民政部门虽然不是她分管，但他这个副局长，她早有耳闻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吃、喝、嫖、赌都不沾边，对人还有一股春天般的温暖。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同志，却过不了感情关，把夫妻情看得大于一切，甚至大过了自己的生命，真是让人扼腕叹息。

粉红色的街灯使午夜的街头显得很温馨，春三月的躁动又使这夜显得有些暧昧，但是，蓝红玉真的累了，她既感受不到温馨，也感受不到暧昧，她想着想着，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。

车开到湖滨大酒店的门厅停下，发动机一熄火，她就立即醒了。当上副市长后，事情太多，她已经养成这种习惯：发动机一发动，她就昏昏睡去；发动机一停下，瞌睡就跑了。秘书葛玲曾经幽默地称她这是“蓄精养锐，伺机而发”，还别说，这种小憩真的使她工作起来格外有神，但今晚例外。

夜已很深了，她不忍心让顾家平一个人在车里等她，就让他回去了。她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昏昏沉沉地上电梯。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感到一阵晕眩，赶忙扶住轿厢，电梯很快到了十六楼，她按住电梯开门键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头不晕了才走出电梯，心想，自己这身体真是大不如前了，才献了600CC血就这样，一般人一次都可以献400CC血，自己也只过多献了200CC嘛！

胡子固在门口张望多时，一见她走出电梯，连忙迎上来说：“要不是他想见你，要不是他明天就要离开这里，我真不会这么晚还要你来。”

蓝红玉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别说了，是我不好，我也想见见你这个老同学哩。”

到这个五星级大酒店来会客对蓝红玉来说是常有的事，她对这里的设施很熟悉，但是，当她走进1603房间时，明显地感到不对劲，这是一个套间，一进门，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。她是个爱洒香水的女人，但还是分不出这是什么香味。

邬采宁坐在紫色灯下等她，见她来了，站起来说：“谢谢蓝市长

深夜光临。”

朦胧的紫色灯使整个房间都显得有几分神秘。蓝红玉主动到圆桌旁坐下，笑对邬采宁说：“我们此前虽然没见过面，但你的名声对我来说可是如雷贯耳，子固常在我耳边吹枕头风。”

胡子固取笑道：“用错词了吧，谁对你吹枕头风哪，好像我是个小女人似的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是经常在家向市长老婆隆重推出邬采宁科学家，可以了吧！”她含情脉脉地瞥他一眼。

“还是脱不了枕头风的嫌疑，这就是女强男弱的坏处。”胡子固笑着咕噜一句，把他俩都搞笑了。

邬采宁说：“羡慕你们这对夫妻，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胡子固能娶到你，连我也会在梦中笑醒。”

在寒暄的同时，蓝红玉就已哈欠连天，不用邬采宁催眠就想睡觉了。胡子固示意他动手，他怕出现胡子固预料的结果，拆散这对夫妻，装作没看见，迟迟不肯施术。两人各怀鬼胎，蓝红玉蒙在鼓里，谈话的场面时冷时热，像在熬时间一样。

怕妻子要回家，胡子固就用脚在桌子下踢他，大有不帮忙就翻脸的意思。迫于无奈，趁蓝红玉上卫生间之机，邬采宁拿出一粒“梦幻一号”，放进她喝的茶水里。

这种药无色无味，很快就溶入茶水中。蓝红玉毫无察觉，重新落座后，为了提神，她大喝了几口茶水，没想到喝下茶水后更困了，就对邬采宁说：“我今天太累了，想到床上休息一会儿，你们聊吧，聊通宵，我过一会儿起来陪你们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胡子固连忙起身，安排妻子到装有催眠设施的床上躺下。

她很快就睡着了，朦朦胧胧中，感到有人问她的话，她想回答，可又回答不出来——她睡得实在是太沉了。

邬采宁试验了一会儿，感到很奇怪，问他：“你老婆的身体特别虚弱，今天是不是出现过什么重大事故？”

胡子固摇摇头：“没听说。”



邬采宁又试验了一会儿，还是不行，只得对胡子固说：“非常抱歉，我的这种试验只能在试药人半睡眠状态下施术，你妻子太困，所有脑细胞都处于深度休眠状态，若不是她进了我这个临时实验室，提前休眠，很有可能猝死。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停止试验，让她美美地睡一觉。你快打电话询问一下，看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？”

胡子固连忙打电话给她的司机顾家平。顾家平告诉他，蓝市长忙碌了一整天，晚上还给一个病人输了超量的血……

什么都明白了，两个男人面面相觑。过了许久，胡子固才哭丧着脸说：“这么好的老婆，这么好的市长，我还整天算计她，我真不是个男人啊！”

邬采宁抓住他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是个男人，但不要做小肚鸡肠的男人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这样的试验，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做了。”

胡子固点点头，泪流满面……